

加外长召集圆桌会议 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

（明慧记者英梓综合报道）加拿大近期将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以促进和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并将保护宗教自由作为重要外交政策。

二零一一年十月三日，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德在渥太华外交部与近一百名来自加拿大的宗教信仰领袖、协会代表和宗教问题专家进行了圆桌会议，征求意见。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应邀参加会议并发言。外长表示，已向联合国提出法轮功被迫害问题。

贝尔德部长表示，人权自由和民主自由是无法分割的，“那些保护宗教自由的社会，通常都会保障其它的基本自由，这些社会一般是更加稳定和繁荣的社会。”他表示，“我们的政府曾在联合国提出西藏、维吾尔族和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的问题。”他强调：我们的姿态不会软化，直到所有的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

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



图：加外长约翰·贝尔德就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进行了圆桌会议

先生对联邦政府成立宗教自由办公室表示赞赏。李迅说：“在中共持续残酷迫害法轮功和中国人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加拿大政府坚决支持人权和信仰自由，这对于那些受到中共迫害的人意义重大。我们期待该办公室能对制止中共对信仰的迫害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

加拿大将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设有国家性宗教自由组织的国家。◇

天国乐团感恩节游行获赞誉

（明慧记者荷雨、章韵加拿大滑铁卢报道）十月十日，北美最盛大的感恩节游行在加拿大基奇纳-滑铁卢双子城第四十三届啤酒节拉开序幕，天国乐团连续四年应邀参加，再次为沿途观众带来愉悦、祥和与美好，加拿大电视台现场向全国播放游行盛况。啤酒节执行长马克·卡瑞勒说，

“这个乐团的风貌、演奏技术、整体协调、着装都很好”，他并为他们能在这里自由追寻信仰感到高兴。来自北京的孟女士说：“我是一名基督徒，我敬佩法轮功，他们真的了不起，他们很伟大，他们给世界做出了很大贡献，功德无量。我祝福他们，神保佑他们，他们的坚持一定能胜利。”◇



“1400 例”中共造假大曝光

（明慧网记者综合报道）“1400 例”是指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诬陷法轮功而抛出的欺天大谎。

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其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祛病健身功效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修炼人数迅速增长。一九九八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近三万五千名法轮功学员做了五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效率高于百分之九十八。同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了详尽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九九年以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中央电视台九八年五月十五日晚十时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

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视察长春，广大群众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盛况，时间大约 10 分钟；

《羊城晚报》于九八年十一月十日刊登《老少皆炼法轮功》（下图）；

《医药保健报》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报道《祛病健身首选法轮功》；

九八年七

月十九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导河北邯郸谢秀芬女士，在瘫痪十六年以后因炼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九八年八

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沈阳亚洲体育节开幕式上的法轮功学员，及他们多种重症痊愈的事，等等。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风云突变，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喉舌媒体齐上，一幅幅血淋淋的可怕镜头铺天盖地而来。那么，这“1400 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下面仅举三例。

一、利用精神病栽赃陷害：山东“铁锨打死父母”案真相

山东新泰市泰山机械厂工人王安收，因精神病发作将其父母用铁锨打死。王安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一点，在当地法院判决王与妻子尹彦菊离婚的判决书上写的非常明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 245 号民事判决书的部份内容：“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接下页）



法轮功使我摆脱 13 年的白血病

文/海外法轮功学员 樹祺

13 年面临白血病病痛折磨，使我痛不欲生。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复，学业出现飞跃式的进步。法轮大法的神奇刻骨铭心。

13 年的白血病折磨

我出生时体重不满 4 斤。医生说我不养活。果然，很早我就每天流几次鼻血，每每我都在热热的血水中吓醒。每天我都要带着爸爸给准备好的一个个小棉球塑料袋和云南白药上学。我的课本上，衣服上，枕头上，被子、床单上，甚至是家里的墙上经常都是洗不掉的斑斑血迹。我还有严重的遗传性鼻窦炎。而且很早就开始近视，记忆力也极差。

7 岁那年我住进医院，也是那时我才知道我得的是白血病。不停地住院、转院，家里也不停地为了我花了很多钱……后来一位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 13 岁。因身体极度虚弱，太阳底下站立 10 分钟，我就会晕倒。内脏从里到外地难受，感觉血流不上来，全身发麻，出不来气。到了小学六年级，我经常被人抬回家或者直接抬到附近的医院。

我的病让我对人生极悲观，性格极脆弱。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活着没意思。7 岁小学一年级那年，我第一次失学了，是因为白血病，总是住院。



图：作者周末早晨在国家公园炼功

唯一让我忘记烦恼的就是画画。这也是天生的。我喜欢把对生命美好的向往用彩色蜡笔到处画。如雨后布满彩虹的大地生机盎然的景象等等。

重返小学后，还是总去医院，落下的课已没心情去补。我的成绩很差。

得救后的我

直到大概 1997 年底、1998 年初的时候，一天妈妈下班后给我听一套录音带，录音带中李洪志老师的声音非常年轻。声音洪亮、清澈、有穿透力。从听录音的第一句话起，老师的声音在我经常难受的内脏里震荡，顿时感觉很舒服。一共 14 盘《济南讲法》录音带我用了一个星期听完，每天听完后和妈妈一起学动作。这一个星期里，我没有再流过一次鼻血！

我的左臂三岁时摔断过，炼第二套功法时，我的胳膊却能举半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鼻窦炎不见了。

一个快走入生命尽头、对人生没有任何希望的小女孩，被李洪志师父捞回来一条命。我妈妈经常说，没有师父没有大法我活不到现在！是师父救了我！从此我告别了各种药物和激素，体会到了没有病一身轻的感觉。

我的世界观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使我受益更多的是，我渐渐地走出悲观和脆弱的性格。学法轮功的初期，我正在上初中，我的成绩一下子由班级后数，到了前数，这是大法带给我的神奇！

我乐观、自信起来，开始主动帮助别人。处处想着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头一次觉得活得很轻松。

这时教我画画的老师说希望我能在美术方面有所成就，她没有能力教我了，希望我能找到更好的老师。后来爸爸找到城里最好的老画家。画家和我面谈后决定收我当学生。后来他说，他是从来不接学生的，尤其是女孩，我是特例。因为他看到我乐观，踏实，真喜欢画画，是可塑之才。

再后来不久，他就给我制定了很高的人生目标和最好的考学目标。我不断进步着，老画家和他的画家朋友们也很高兴。

这是我人生的大转折：如果没有师父，没有法轮大法，我不会活下去，不会有以后的人生；如果没有法轮大法，我不会改变性格，中国人常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而我却改变了诸多顽固且不好的性格。◇

（接上页）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彦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二、“罗锅事件”内幕——中央电视台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中央电视台以每天 90 分钟时间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时，播出了一个所谓“罗锅事件”。

此人张海青，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庭很困难，住在农村，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妻子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

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

且药费减半。

因他们看病着急，张海青就胡说自己炼法轮功炼成了罗锅，并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至于张海青从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三、利用普通人的正常病逝栽赃：我丈夫从未炼过法轮功

王誉是机关公务员，一九八四年得过乙型肝炎，九八年五十岁时死于肝硬化，却无故被收入 1400 例。他的妻子二零零一年投书明慧网说“九八年八月，不知记者采访的谁，在报上登出来了说白发人送黑发人，栽赃法轮功。我丈夫纯属正常死亡，根本不是炼法轮功炼的，他本人从未炼过法

轮功。”并提到“五十岁的他去世的原因是：1、在工作中说真话受排挤；2、工作中叫人骗了一把，自己拿钱给补上；3、因为他哥哥在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去世，死于肝癌，时年五十岁，弟弟在九七年五月九日死于肝病，时年四十六岁，因为他们兄弟都有肝病，所以对他压力很大。”

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炮制的弥天谎言，手段之卑劣，古今罕见。

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二年了，中国也成为全世界唯一不允许修炼法轮功的国家；与此鲜明对比的是，法轮功已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各界褒奖和支持，民众从法轮功中深深受益。诚盼可贵的中国人能了解真相，摆脱谎言，选择美好。◇

甘肃省陇西县法轮功学员毕宇杰自述受迫害经历

【明慧网】一九九七年七月，我得到了旷世奇书《转法轮》，从此走入了正法修炼。然而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们平静的修炼生活遭到无端的破坏。

那些对大法的歪曲和诽谤使我非常费解，“真、善、忍”怎么被媒体歪曲成那样呢？于是我开始向所在的各级部门、领导反映情况，期间也受到了各级部门的打压。

二零零零年元月，我们的环境变的非常糟糕，行动已被监视，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履行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去北京上访反映情况。那时孩子才十个月。

我们一家三口被关进了北京前门派出所，甘肃驻京办事处的人将我们一行押至陇西后直接关押在陇西县看守所。

一个月后我们才被陆陆续续的放出，每个人被逼缴所谓“保证金”四千元。

单位给我的处罚：留厂察看一年，每月只开基本工资一百多元。从看守所出来后我和妻子又被关进了西北铝加工厂办的洗脑班。每个大法学员由一个帮教严管，历时三个月。厂保卫处处长王福新、书记徐长德、王伟、王玉中（已遭恶报）负责对我们进行所谓“转化”——进行精神迫害。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一年，我因不愿放弃信仰，经常被找去谈话让我“转化”。我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

二零零一年初我们全家再次进京上访。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我绝食抵制迫害，遭到看守所狱警、犯人的野蛮灌食，并被像死刑犯一样对待：给我双手铐在脚铐上，使我不能站立，同时他们给我家中发出“病危通知”。

第七天晚上，中国首都的那些表面堂皇内心邪恶的警察将绝食七天的我用面包车拉出去扔在车站的路旁。

我身上的钱在被非法关押时都让狱警拿去，部份用来买了被子、布

鞋等物品。工厂也因此找了个借口将我除名。我被迫流离失所。

妻子李冬梅被非法送到甘肃省平安台劳教所非法关押达十个月之久，期间被劳教所恶警铐到水管子上一周，手腕被铐的溃烂，至今留有伤痕。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我从外地回家过年，一天去餐馆吃早餐，恰巧碰到了陇西县国保队恶警宋健华（此人曾迫害过多名学员）。他上来就把我的衣领扯烂，对我进行野蛮殴打，我跑到路上，因刚下完雪，路滑，他滑倒在地，我才得以脱身。随后该恶警召集很多人四处围堵，在一辆公交车上绑架了我。

在刑警队的二十四个小时里，恶警对我轮番殴打。其中一个疯狂的暴打了我几个小时，并叫我记住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他到底打了我多少个耳光，踹了我多少脚，他还恶毒的用毛巾垫在他的手上使劲摇拽铐我的手铐，但我确实记住了他的名字——“姚国军”（音）。

第二天，恶警宋建华拿来一张刑事拘留证将我非法关押。接下来的三个月，宋建华和他的随从陆德昌（即现任的国保队长）对我进行了几次非法审讯，每次提审的时候宋建华都要给我铐上二副手铐。他不时诱供、刑讯逼供。后来，找不到任何证据就又搞了一份所谓“取保候审”，说只要我签字就放我。宋建华诱骗我父亲写了一张我已出去的“证明”却不放我出去。

他们又在看守所办了个洗脑班继续非法关押了我五个多月。前前后后我在陇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十个月。

二零零二年十月份左右，由陇西县检察院受理、陇西县法院开庭，非法对我判刑三年。

我被非法关进甘肃省兰州监狱。在入监中队，每天都要剥大蒜，而且都有定额，完不成不能睡觉。

在一次跟家人接见时，我说了想申诉的想法。接见完后，我被找去谈话还给我信纸写申诉，诉状还没写完

就被“隔离”在监狱的禁闭室三天。禁闭室里面只有一个单人水泥床，再加一个厕所，不足五平米关着三个人；放风的地方只有二平米。

后来我被转到八监区。第一个月把我软禁在监舍里，不让下楼，每天有指定的包夹不离左右。负责“转化”我的教导员李德学经常找我“谈话”。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午我被带到一间仓库铐在铁杆上，八监区大队长高学锋、教导员李德学、监区长段小璐、杨建红、等人对我施暴，高学锋手持高压电棍持续电击，令我极其痛苦。光天化日之下，所谓“人民警察”如此残害人民，真是可悲！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我重获自由回到了家里。厂里保卫处处长王福新说只有写“三书”才可以上班。

我拒绝了这无理要求。我工作的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为了维持生计，从此在外地打工。因为长期对我的非法迫害，使我没有经济收入，一直流离失所，对父母、妻女无法照顾，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国保队长陆德昌、宋建华等人都到家中骚扰，给家人带来巨大恐惧和压力。妻子受不了残酷的现实提出离婚。我的家庭破裂了。

我写出这些，目的是曝光他们的违法行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也是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的第一步。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必将被绳之以法！

同时我也善劝所有目前仍在参与迫害大法学员的各级警察和人员，请相信“善恶有报”这个天理，为了自己和家庭的未来，尽快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脱离中共（退出邪恶的党、团、队组织），远离迫害，才是唯一的正确选择。

否则，天灭中共时，只能成为中共的陪葬品？

中共媒体最擅长的就是造假。老百姓调侃说，人民日报上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可能是假的。中共造假有着很长的历史，广为人知的“亩产万斤”就是其中的一例。

那是在 1958 年夏秋之际，中共媒体大肆宣扬各地粮食亩产放卫星的谎言。1958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声称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 5 亩小麦平均亩产 2105 斤。6 月 16 日，中共的新华社吹嘘，湖北省谷城县星光社王明进试验田的小麦亩产 4353 斤。6 月 23 日，人民日报继续攀爬，湖北省谷城县先锋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 4689 斤。接下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竞相打破着撒谎纪录，最终达到了亩产万斤。

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你追我赶的谎言竞赛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照片：小孩坐在或站在稠密的稻子上面，稻子居然不倒，按照中共媒体的说法，“如同软绵绵的沙发”。

读者可能会说，这种“压不倒的稻子”毕竟是另一个时代的谎言了。可是事实上，中共的造假并没有停止过。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中共的谎言又达到一个高峰，如同“大跃进”和“文革”再现。在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又在天安门炮制了一起自焚惨案，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民众仇恨，为加剧对法轮功的迫害制造借口。

与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相比，中央电视台在造假撒谎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画面有很

压不倒的稻子和烧不坏的雪碧瓶



图：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你追我赶的“亩产万斤”谎言竞赛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样的照片：照片里的稻子是如此稠密，小孩站在上面，稻子居然不倒，按照中共媒体的说法，“如同软绵绵的沙发”。

多穿帮的地方，其中之一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的画面。画面中的王进东点火自焚之后，他两腿间的绿色的塑料雪碧瓶居然完好无损。中共媒体称，这个雪碧瓶里装着汽油，可是在烈焰中居然没有燃烧。这个“烧不坏的雪碧瓶”可以和上面的“压不倒的稻子”媲美了。

在自焚事件发生后，《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专程到自焚者之一的刘春玲女士的家乡开封调查采访，刘女士的邻居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炼法轮功。可见，刘并不是法轮功学员。刘女士的邻居还说，刘女士打她的养母，并靠三陪为生。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修炼心性，绝不会殴打父母，



图：中央电视台镜头中，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地站在王进东背后，等待他喊完了口号，才把灭火毯盖上。自焚本应是突发事件，可央视却能拍到王进东等人的近照、录下清晰的口号，说明这是中共导演的假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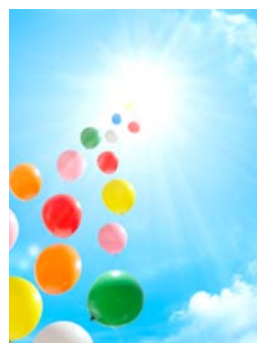
也不会做三陪这种事情。显然，自焚惨案是中共炮制的一个伪案。

当年“亩产万斤”为“大跃进”煽风点火，导致的大饥荒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被活活饿死。而自焚假案之后，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很多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洗脑班遭酷刑折磨，甚至被摧残致死。

更严重的是，中共煽动了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重德向善，中共误导民众仇视教人向善的法轮功，是在败坏社会的道德，每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了挽救被中共败坏的人心和道德，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文／飞鸣）◇

清醒的警察朋友

〔辽宁省来稿〕我家居住在辽宁省凌源市。九月十一日清晨，我去早市购买中秋节的物品，遇到多年不见、在农村派出所当警察的朋友，一阵寒暄后，他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上个月的一次农贸大集，派出所里的其他警员都下班了，只留我一人值班。上午将近十点左右，见一约四十来岁的中

年男子拽着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直奔派出所而来。”

“原来这位妇女是炼法轮功的，在市场她把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给了一位卖菜的商贩，被这男子看到后就给拽到派出所来了。我把这男子叫到院里跟他说：整人家法轮功是江泽民提出的，江泽民要死了，树倒猢猻散，你也消停消停吧。今天这事你不能跟任何人说，现在的形势千变万化，谁都拿不准，说不定法轮功平反了，共产党先拿你当垫背的，头一个把你整死了，就象文化大革命一样的。”

“只见这男子刚才还一副兴冲冲的脸马上就冷却了，大约一两秒钟，他很感激地连声说：大哥，这事

听你的，今天就当啥事也没发生。然后转身就走了。我立即返回办公室，对这位大姐说：‘你快走吧，我知道你们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接着他说：“我很佩服炼法轮功的人，遭受这么大的迫害还不屈不挠地冒着危险讲真相，真了不起！中国人要都像你们似的，就不会被共产党愚弄这么多年了。”

他还说他看过好多资料，明白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他以前在无知中参与过抄家、蹲坑，上次放了那位法轮功大姐是将功补过。他表示今后还要尽力保护法轮功学员。

我为这位警察朋友欣慰，他的清醒和善举，给自己开创了希望。◇